

江青艷史

(二)

(本文插圖刊第四頁)

● 劉 昌 博

深 心 潛 伏 怨 恨 火 苗

民國十七年五月一日，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攻克濟南，屬於奉系直魯軍的「狗肉將軍」張宗昌大敗潰逃；原駐屯濟南近郊的日軍詭稱北伐革命軍侵入其「自由劃定」的防線；突於五月三日以飛機大砲向城內猛轟，軍民死傷萬餘人，造成了舉世震驚的濟南「五三慘案」。

設在孔廟內的省屬實驗藝術專科學校，由於目標顯著，校舍遭日機炸毀一部份；李雲鶴（江青）要不是機靈跑得快，險些竟被炸死。以後的兩三年，政局動盪不安，山東省府經費拮据，為節省支出，忍痛刪除省屬實驗藝術專的預算，學校在軍閥和日本人的雙重壓制下，不得不走上停辦的命運；師生們只有自求多福，各奔前程。

李雲鶴和一部份同學跟著王泊生老師，赴北京戲班求發展；跟她鬧「四角戀愛」之一的魏鶴齡則往上海電影界找出路。其他有的放棄了表演藝術，改行找工作餬口。

到了北京後，王泊生把他們編入他新成立的「歌詠團」，四處奔走，為學生們爭取在各劇院

扮演小角色，不爭排名，只求賺些錢來填飽大家的肚子。

在這段日子裡，雲鶴很不得意，因為，她的戲路脫不掉地方戲的習氣，又講一口帶有山東腔調的國語，得不到北京觀眾和劇團的認同。故而，她只在「打金枝」一齣戲中亮過相；另於一齣戲中，扮演一名以娼妓來掩飾身分的女間諜，她在台上賣力地表演，演技是稱職的。但北京的演藝界總嫌她帶有濃郁的「土氣」，杯葛她，排擠她；使她內心深處潛伏下怨恨的火苗，作為她後來報復的動機。

雲鶴不得已孤獨地回到濟南，因她缺乏正規大專教育的畢業文憑，又沒有響亮的家庭背景，以致跑斷了雙腿，說破了嘴皮，也找不到一份混飯吃的工作。於是，她想通了，只有憑自己的青春、美貌、才能、個性或一切不擇手段的陰謀，去儘量抓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，才是她眼前唯一的生路。

乳 房 隆 聳 臉 蛋 嫵 媚

往後，她不能老依靠外祖父，整天沒事做吃

閒飯；何況她在藝專呆了幾學期，和外祖父家的成員已生疏了，更不好意思伸手要零用錢。有一天的下午，她的心裡苦悶極了，彷彿有許多小蠍虫在胸口內蠕爬一般，煩躁萬分。她抱著頭，倒在床上，縮做一堆，但她又跳起來，在房內團團地走；覺得喉管間被什麼東西又卡住了那樣的脹悶，她不甘心被不可名狀的苦悶征服，她像發怒似的拉開了衣領，扯斷了胸衣上收口的絲帶，又解下了胸罩，甚至脫下僅有的褻衣，要掙脫身上所有的束縛。這時，她眼睛忽然一亮，發現自己有白嫩的肌膚，優美的曲線，隆聳的乳房，嫵媚的臉蛋及漆亮的柔髮；許多十六歲少女所缺乏的，她都有了，足見上帝待她不薄，天生麗質處處受人注目，她的自信心油然而生，她要走出戶外，去迎接陽光，擁抱新的事物。

於是，她略為打扮一番，出外逛街，信步躊躇，不知不覺地來到大明湖畔，湖內水波盪漾，遊船來往穿梭，雙雙對對的情侶依偎在湖邊石甃上，你儂我儂的情話綿綿。雲鶴瞥見這些景象，既羨慕人家，顧影自憐，心情落寞，又感傷孤苦飄零的自己，後悔不該到這兒來，正徬徨無助的



①民28年史達林的攝影師為江青拍攝的照片。
②江青(右)民25年在「狼山喋血記」影片中留影。



時候，突然有一個年輕人迎面招呼她。

「請問：你是李雲鶴小姐嗎？」

「我是，你是……？」

「你不認識我，但我認識你，我是你的忠實戲迷。」

雲鶴從未想到她還有「忠實戲迷」，心中的陰霾一掃而光，彷彿從無底的深淵，直衝上了雲霄，渾身舒泰，有些飄飄然了。

「你看過我演的戲？」

「是呀！在一年多前，我看過妳主演的話劇『湖上慘事』，我跟許多觀眾一樣被妳的表演感動得淌眼淚，落幕後才發覺手帕和袖口都濕了。以後，只要有妳的演出，無論是話劇或京戲我都去看，不折不扣的忠實戲迷。」

她聽了好生感動。於是，他倆即在湖畔石凳上坐著聊開來。那位青年便滔滔不絕地自我介紹，他姓費，名叫雲生，是濟南省立中學高中部畢業生，自幼愛好京戲和地方戲。他家業商，開有幾家店舖，年齡比雲鶴大三歲，模樣頗為帥氣，有些像她男友之一的魏鶴齡。

孤寂心靈有了慰藉

她孤寂的心靈，從此有了慰藉，對自己逐漸恢復了信心。凡是費雲生邀她出遊，她都欣然應約前往，因當時她失學失業，家庭經濟境況極差，那有心情和能力出去玩耍。這下子可好了，吃喝有人付錢，何況她和費雲生的年貌相當，她心理上和生理上渴望的愛情又出現了，填補了內心的空虛，怎不雀躍興奮？

濟南是我國一座名城，可供青年男女談情說愛的地方太多了，它又是個「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楊」的泉城，市內有七十二泉，「趵突泉」名列首位，有天下第一泉之譽；他倆曾在泉畔的茶亭，一邊啜飲甘冽泉水泡成的香茗，一邊欣賞噴射而出的泉水，情話喁喁，滌盡了人間的煩囂。

堤岸邊緣柳拂水，在望波間紅荷映日的大明湖內，他倆划著小舟，在荷葉遮掩下的湖心深處，沒有採紅菱，而是像鴛鴦般依偎相親，他倆的四瓣嘴唇很自然地粘貼在一起，接吻，是戀愛生活上的一首詩，是靈魂與靈魂相遇在愛人的嘴唇上，更是一個向嘴訴說代替了向耳朵傾吐的秘密。在此「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」的美景中，為不辜負良辰美景，他倆恣意地擁吻。實在說來，雲鶴的年齡雖小，但對於接吻，她顯然比費雲生有經驗，還熱烈，更大膽，彼此都貪婪地享受這種最甜蜜的滋味。

濟南城南約二公里處，有一座海拔二百八十五公尺的千佛山，相傳是虞舜躬耕之地，又名「舜耕山」，他倆爬上山頂，在興國寺內雙雙跪於佛前盟誓，願結為夫婦。然後步向後山遊玩，竟然於花陰掩隱，綠草如茵的山野，幕天席地，情不自禁地把佛門清修之處當做了「洞房」，兩個青春火熱的胸體交互粘在一起，彼此佔有，盡情享受，遺忘了世界！

走投無路答應求婚

他倆的戀情，很快就傳開了，她的外祖父後悔他的女兒陳么妹——雲鶴的母親，沒有嫁得好

丈夫，屈居偏房，一生受盡凌辱，為了生活醜聞傳遍鄉里，很沒顏面。他見外孫女愛上一個富商的少爺，人品不錯，滿心歡喜。同時，她的鄰居女友勸她面對現實，女人家長大了，最重要的事情是嫁個在生活上有所保障的丈夫，俗語：「嫁漢！嫁漢！穿衣吃飯」。她們都認為費雲生是個「金龜婿」，不能放走他，讓他跑到別的姑娘懷裡去。

當時的雲鶴內心裡實在不想很快結婚，她當有一般少女的幻想，希望青春的生命，發光發熱，充滿了色彩與美夢，是書的第一章，是春天的河水，是永無終結的故事，還有很多的「白馬王子」在等著她！不想如此年輕就把火熱的愛情，埋葬在婚姻的墳墓裡。她認為在青春的歲月沒有玩夠以前，還不想結婚，少女應像一個有神通的仙女，或一個快樂的公主，她不必問天有多高，也不必管人間的煩惱，一心只想摘下天上的星星，鋪出一條光輝燦爛的大道。

可是，理想與現實總有一段距離，她目前的處境是失學失業，寄人籬下，口袋裡連零用錢也沒有。她思前想後，要是不結婚的話，在那兵荒馬亂的日子，前途暗淡，希望渺茫，她唯一的路子，就是到大明湖畔的花房——妓院做一名雞妓。她以前暗罵她的娘私生活不檢點；她如果下海做雞妓，豈不更丟臉。心高氣傲的她，以前被地主或僱主的女兒羞辱，總要跟人家打架，如今，受過一半專科教育的她，怎能去幹「櫻唇千人嚼，玉臂萬夫枕」的營生。於是，她於走投無路的情況下，答應了費雲生的求婚。



①左二起：江青、周恩來、林彪、毛澤東合影，左為康生。
②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江青聆聽特別法庭對她的控告。

她是在民國十九年首次結婚的，那年她才十六歲，是按照當時濟南的社會風俗，舉行了一個繁瑣的舊式婚禮，四個轎夫抬著一頂花轎，把她抬進費家作媳婦。據曾經參加過她婚禮的「四角戀愛」之一的譚文回憶說：雲鶴的結婚，她外祖父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，費家送來一筆聘禮，按習俗新娘家要付一筆嫁妝，外祖父為使外孫女顏面有光彩，特別賣了三分地又標下一個會。

結婚那天，費家的親友賀客盈門，爭看這個「戲子」出身的美麗新娘子，雲鶴為顯示自己受過新式教育，在挨桌敬酒時，充分發揮了她的演技；向長輩敬酒時，她柔順端莊，向陌生賀客敬酒時，她像一隻羞怯的小白兔，向同學或熟識女友敬酒時，她又如豪放女，乾杯喝酒，比新郎還開通大方。

舉止輕浮放蕩浪漫

雲鶴洞房花燭夜的第二天，就使她的婆婆不開心，因她不知禮數，新婚之夜一大覺睡到翌日上午十一時才起床。她的女友問她為何睡到如此的晚起來，她答說：喝了太多的酒，「鬧洞房」的人賴著不散，等到寬衣解帶上床後，兩個貪戀肉慾享受的年輕人，那能辜負「千金一刻」的春宵，彷彿貪杯的飲君子，一連乾了「五杯」也不過癮，怎不春宵苦短？

雲鶴嫁到費家不到半年，便把那個古老封建的舊式家庭，搞得雞飛狗跳，一團騷亂，婆媳之間爭吵不休。因為，雲鶴從小就跟著母親在外居無定所，流浪混日子，養成一種桀驁不馴的野性。

她不懂得在正規大家庭裡做媳婦的禮節。不會洗手作羹湯，不會燒茶煮飯，不會晨昏定省侍候公婆，也不會打掃庭院或做些針線家務事情。首先，費母看在獨生兒子的情面上，不願對新進門的小媳婦苛求。

可是，日子一久，費母實在忍耐不下去，因為，雲鶴擺出闊少奶奶的架子，茶來伸手，飯來開口，經常出外逛街買一大堆不實用的物品回家，當然被視為浪費。有時帶一伙男女青年朋友回家，打鬧叫唱，吃喝玩樂，把古色古香的客廳當作舞台，吵到深更半夜才散去，翌晨還得勞累女傭或費母清掃。

雲鶴又是個生理早熟，渴望強烈性愛的女人，每晚上跟她的年輕丈夫纏粘在一起，需求沒有節制，日子久了，費母眼見兒子逐漸消瘦，精神疲憊，而媳婦的肚子又沒大起來，使抱孫心切的費母失望極了。全家人都開談議論，說她懶惰奢侈，每天不睡到日上三竿不起床。

婆媳之間的緊張關係，日益加劇，埋怨兒子不該討一個沒教養的「戲子」媳婦進門，使家宅不安，門楣蒙羞。新婚蜜月期間，費雲生熱愛她的青春美貌，享受她的嬌艷肉慾，痴迷於床第間的恣狂歡愉，貪戀她眉山眼水間的萬種風情，他被和女演員生活在一起的興奮激情沖昏了頭。

畢竟費雲生是個稟性孝順又務實的人，當頭腦清醒時，認為母親的指責和勸告有些道理。有一天晚上，這對新婚夫婦首次在閨房發生爭吵。「妳簡直把一個家，鬧得雞飛狗跳，一點賢淑的風範也找不到，親友都在看笑話啊！」費雲

生對雲鶴發火，給她嚴詞指摘：「請把你的『戲子』德性改些好嗎？」

「我就是這副天生的『戲子』德行，改不了的，當初是你猛追我呀！追求時，發誓許願，口口聲聲說愛我一輩子；如今，結婚不到半年，就嫌我這樣不好，那樣不對，你在千佛山菩薩面前的山盟海誓，全被狗吃了？」雲鶴反唇相譏。

費雲生心坎深處熱愛著嬌妻，只希望她跟母親間和諧相處，他只希望能和一般丈夫一樣行使完全佔有妻子的特權，苦勸妻子除掉輕浮的舉止，放蕩浪漫的習性，最好能逐漸養成質樸賢淑端莊孝順的美德，做一個賢妻良母。

可是，在雲鶴方面，在那時和日後的生活中心，始終不明白為什麼要用婚姻的枷鎖來拴拷住她的個性成長。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」這句平常的老套話，對她的天性來說，簡直是大男人主義的封建意識，是「孔家店」的禁慾思想作祟。

婆媳之間水火不容

費母聽信三姑六婆的建議，暗將雲鶴的生辰八字拿給算命先生推算結果，硬說她是「白虎精」轉世，誰娶她，誰倒楣，因她生具「剋夫」相，稟性風騷，像「白骨精」一般會剋死丈夫。費母聽了這番聳動的「鬼話」深信不疑，益加看她不順眼，只差沒有請道士來「捉妖」。

她們婆媳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，水火不容，於是，雲鶴吵著要她丈夫搬到外面去建立「小家庭」，這等於要分裂兩代同堂的「血統家庭」，只和雲生一起生活，成為單純的兩口之家。她



①一九七二年江青（右）和前美國總統尼克森合影。

②江青（右二）接見紅衛兵談話時的神情。



堅決表示，要雲生在她和公婆二者之間作一選擇。

夫妻兩口拋離父母組織小家庭，在當時的濟南是罕見的，且由年輕的媳婦提出，實在令費家的所有成員難以容忍。費雲生覺得他的雲鶴太新潮、太叛逆、太不可理喻，這樣的「戲子」媳婦跟父母是無法長久相處的。但是，在枕邊、在床上，他想起媳婦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好處，這些「好處」叫他銷魂蝕骨、迷戀不已。因此，他在父母的親情和嬌妻的慾情兩者之間，要作出一個選擇，實在難以取捨，猶豫不決。

雲鶴和費家的成員，處於無休止的「冷戰」中，而她的丈夫則在極端的矛盾中，對她已不如以前那樣熱愛與呵護，她感到在費家呆下的空間愈來愈狹小，很想飛出這個樊籠。一天，她悶得發慌，獨個溜出逛街，在路邊碰見幾位藝專的同學，心中說不出的高興，聲明由她請客邀他們到「趵突泉」附近的茶亭飲茶。

啜飲甘冽泉水沖泡的茗茶時，大伙兒敘起往日在學校的同窗舊誼，話匣子扯開了。有人談起她在藝專鬧「四角戀愛」的三位男主角魏鶴齡、譚文和高永輝都到上海闖碼頭，現在三人都找到了工作，其中以魏鶴齡搞得最好，成爲頗有名氣的話劇明星，他所屬的劇社最近要到濟南公演。這個消息對雲鶴起了震撼，她問明了公演的時間和地點，心中好不興奮和激動。

歸途中，她在街頭的牆壁和電桿上，都看到一張張公演的海報，果然有魏鶴齡的名字，看排名的順序，雖未掛頭牌，但已是演出的重要角色。

。想不到兩三年不見，他竟然有如此成就，而她卻淪落爲一名不受歡迎的小媳婦，真不甘心。

投懷送抱舊情復燃

公演之日，她修飾了一番，背著家人去看話劇。那天演出的話劇居然是「湖上慘事」，這個名劇作家田漢的劇本，她以前在藝專因演此劇而出盡鋒頭，也使費雲生受到感動而追求她。那天，因男主角旅途勞頓，臨時改由魏鶴齡代演，玉樹臨風的儀表，加上精湛的演技，真是士別三日要刮目相看。可是那個女主角演的並不怎麼樣！如果由她來演自信會更放得開，效果會更好。

散戲後，雲鶴到後台去找甫卸裝的魏鶴齡，兩人相見，舊情復燃，都驚喜不已，心中各有許多話要向對方傾訴，於是相約明兒中午在魏鶴齡所住的旅社相會。由於，劇社人員都去逛遊大明湖，房間裡只有他們兩人，雲鶴情不自禁地，主動投懷送抱，向舊情人細訴相思之苦。魏鶴齡是個純情的青年，一往情深地熱愛著這個初戀的情人，怎經得起雲鶴的百般的挑逗及誘惑，溫柔的摟撫，甜蜜的熱吻，點燃了復熾的舊情，天塌下來也不管了，遺忘了世間一切的煩憂，只圖拼命的，盡興的享受彼此佔有的歡暢。

雲散雨收後，耽心劇社人員回來闖見，雲鶴邀他到附近小館午餐，傾訴她近年的可悲處境，單純的魏鶴齡被愛情沖昏了頭，十分同情她的遭遇，竟然答應只要雲鶴跟費雲生離了婚，兩人都到上海水締篤盟，在劇壇共創事業，必然事半功倍。此後，魏鶴齡在濟南公演話劇的日子，雲鶴

都藉故偷偷溜出來和他幽會。

魏鶴齡對她說，藝專解散後，獨個到上海闖天下，很幸運地考入集美歌舞社，揚棄了他專精的京戲，改行表演歌舞劇，有些是低俗的黃色歌舞，但爲了生活那裡顧慮那麼多。後來又進入這家頗具規模的春秋劇社，生活與興趣都兼顧了，待遇不錯，如她到上海來，生活不成問題，兩人攜手奮鬥，前途是一片光明美景。

紙是包不住火的，雲鶴與魏鶴齡偷情之事，費雲生時有耳聞，但他沒有「捉姦捉雙」前，不願主動提出離婚，以免雲鶴要求「休妻」的贍養費。雲鶴行事機警，她和魏鶴齡的幽會，費雲生從沒抓著。

魏鶴齡所屬劇社於公演完畢後，又巡迴附近縣市公演，約一月後回上海。他倆相約，等雲鶴辦好離婚手續，即寫信告知，他好從上海來濟南接她。雲鶴希望這一天早點到來，急著解除與費雲生的婚姻關係。

她請教了一位親密的趙姓女友，那位女友是個新潮派人物。趙女去找費雲生，代表雲鶴談離婚條件，討價還價，反覆磋商，結果達成「無條件離婚」協議。就是說：男方不對妻子付出任何費用，由於，費家除去了這個「掃帚星」，財產又沒損失，自是同意。

歡笑喜樂寂寞空虛

倉卒地結婚，清醒時後悔，雲鶴解脫婚姻的枷鎖，恢復自由身，給她的外祖父帶來很大的困擾，這個老人家痛惜爲給外孫女辦嫁妝賣去的三

分地，所標的會錢還沒用完，而這樁短命的婚姻只維持了七個月，外祖父對她的魯莽而膽大的行為很不諒解，從此她比以前更徹底斷絕了跟家庭的連繫，獨自一人去闖天下。

這時雲鶴急著去上海，會晤她的情郎，但是上海在南方六百五十公里以外，她身上沒有足夠的錢，於是，她寫信到上海要魏鶴齡來濟南接她，回信說要兩星期後，演完一齣新戲才能北上。在這段空檔時間，她只好在濟南痴痴地等待。雲鶴暫住趙女家裡，兩個新潮派少女，打扮花俏，氣味相投，閒來無事，逛街，聽戲，看電影，或到大明湖畔飲茗，表面上歡笑喜樂，悠哉遊哉，內心難免空虛寂寞。

一天，舊日藝專同學告訴她，前藝專校長趙太侔偕其夫人俞珊，從青島回到濟南寓邸。她即按址前往拜訪，因為，趙太侔夫婦在兩年前，稱讚過她在「湖上慘事」中的優異表演，對她的印象深刻，見她來探訪，自是十分歡迎。趙校長離開藝專後，前往青島在新成立的青島大學做教授並兼任教務長，這次是回濟南公洽，順便渡假。尤其，俞珊對雲鶴十分喜歡，認為她有表演天才，是一塊演藝界的璞玉，善加琢磨，必成大器。兼之，雲鶴的嘴兒甜，很會巴結，左一聲「師母」，右一聲「校長夫人」的，把俞珊搞得心花怒放，留她在家午飯。午餐桌上，俞珊介紹她弟弟俞啟威給雲鶴認識，他是青島大學生物系學生，年齡比雲鶴大六、七歲，瘦削的高挑個子，穿著長袍，有點邋邋，但舉止瀟灑，面目英挺，臉上富於表情，帶一副自然大方的笑容，講話的聲音

音清晰又具男性的磁性。他是一個又冷靜，又沉著，又文雅的現代型青年，他這些言品質，彷彿瀟瀟全餐室，令雲鶴十分著迷。

俞啟威瞥見這個十六歲的大姑娘，乖巧伶俐，豐滿成熟，俞珊不斷誇讚她的表演才藝，遂對她另眼相看。他倆相識後，幾乎一見鍾情，雲鶴主動充當義務嚮導，陪伴俞啟威遊覽濟南名勝，在大明湖盪舟，在趵突泉的茶亭飲茶，爬千佛山攬勝。後山如茵的草地上，她以前曾和費雲生於花木掩隱下，情不自禁地春風一度，結下只有七個月的孽緣。而今，舊地重遊，俞啟威畢竟是大學生，比較有克制力，雲鶴有意無意的挑逗，他只限於摸擁熱吻而已。俞啟威的克制力，來自於他的學養，他是生物學的，認為只有動物和野蠻人，因不懂得「情調」，任由情感的衝動，才會在山野草地或濮上桑間，幹出那種「野合」的事兒來。

俞啟威的顯赫家世

雲鶴在俞家進出幾次，看到廳堂的高雅佈置，壁上的名人字畫及桌上的政要照片，像發現新大陸般的震驚，原來俞啟威有一個顯赫的家世。他的叔父俞大維，是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，返國後歷任駐德大使館商務專員，參謀本部主任秘書，那年正在軍政部兵工署長任上（按俞氏來台後，歷任交通部長及國防部長，現任總統府資政

），他的夫人陳新午女士是大詩人陳散原的掌珠。姑母俞大彩是名教育家傅斯年的夫人，那時傅斯年擔任北京大學教授（來台後，曾任國立台灣

大學校長）。姐夫趙太侔，是雲鶴最熟習的，曾任她就讀的藝專校長，後任青島大學教授兼教務長，姐姐俞珊是著名京戲專家，活潑於黨政軍各界的社交場合。

這樣的顯赫家世，在出身卑微家庭背景的雲鶴眼中看來，真是做夢也未曾想到的，於是，虛榮心和企圖心驅使著她，要緊緊抓住這個「白馬王子」，她才有機會從「灰姑娘」蛻變成公主或仙女。此後雲鶴主動去接近俞啟威，趁趙太侔和俞珊出外公洽應酬，於臥室的嘻戲中，自然容易培養出浪漫的情調，溫馨的氣氛，這對年輕情侶，竟然發生超友誼關係，正是雲鶴期盼的一種結果。

當另一情人魏鶴齡在上海演完新戲後，忙著租下一間房子準備作為「新房」，匆促地趕到濟南，履行約定接雲鶴到上海「同居」，共創新天地。殊不知，他抵濟南時，滿心歡喜，以為心愛的情人會來接他，重溫舊夢，誰知來接他的是雲鶴的趙姓女友，她代表雲鶴傳話給他，雲鶴已另愛上趙校長的內弟俞啟威，即將赴青島求學，勸他不必過份感傷，憑他的條件，天涯何處無芳草，魏鶴齡聞訊後，悲憤不已，悄然離開濟南傷心地，回到上海繼續打拚。內心深恨雲鶴小小年紀，如此絕情，騙去了他的感情，還惹來劇社同事們的訕笑，只好忍痛把租來的「新房」退掉。

俞啟威隨著姐姐俞珊、姐夫趙太侔回青島去了，雲鶴在濟南望眼欲穿，盼望她的新情人來信告知入學的日子，可是，三個星期過去了，音訊杳然。因俞啟威回校後，忙著搞中共地下黨的宣

傳工作，把和雲鶴枕席間的諾言，忘得一乾二淨，認為這只是點綴生活情趣的一次「艷遇」而已。

前往青島尋找新歡

雲鶴不甘兩頭落空，她把日用洗換的衣物捆扎起來，將在費家做媳婦積蓄的零用錢，隱密地藏身上，然後買了火車票，從膠濟鐵路前往東面八十公里的海港都市——青島，去尋訪情郎。

她每次跟情夫絕交，都要離開本城到另一個城市開創新生活，以前跟張宗可是如此的，這次跟費雲生和魏鶴齡也是如此，將來跟第四個、第五個情夫，也會如法炮製。這樣做可以徹底剪斷舊情，專心尋找「新歡」，避免藕斷絲連，招惹許多麻煩。

青島是個比濟南新的海港城市，是西洋帝國主義打開「通商口岸」時代的產物，當時居民約四十萬，市區內處處可見到德國式的建築物及大鵝卵石，有優美的海灣，有大型的紗廠，是一個十分洋派的工業城市，在夏天是著名的避暑勝地。

雲鶴抵青島後，不直接找情郎俞啟威，也不找往日的校長趙太侔，她決定走「後門」去找師母俞珊，乘馬車壯著膽子去趙府碰運氣。俞珊愛好戲劇，尤其是京戲，她為這個會唱京戲，會演話劇女孩的精神所感動，同情她的處境，收容了她，並答應給她幫助。

由於，俞珊施展出對丈夫趙太侔的影響力，加上俞啟威從旁美言，雲鶴很快就當上青島大學

圖書館的管理員。圖書館建在一座小山旁，面向大海，是德國水泥建築，紅瓦，美麗的花格子窗戶不裝玻璃，漆成紅色，和屋頂的色彩十分調和。

她是位填發借書證的職員，坐在門口內側一張小小的木桌旁，她雖穿一件布料的西式女裝，但是個富有吸引力惹人注意的女孩，大眼睛明媚閃亮，談吐清晰伶俐，態度和藹親切，尤其是男生來申請借書證，她總是笑臉相迎，很快就獲得大家的喜愛。

她為抓住俞啟威的心，經常藉故和他親近，趁趙太侔夫婦出外應酬時，他倆便在趙府幽會，她用「撒嬌」的媚術，欲迎還拒的姿態，挑逗得俞啟威心癢癢的，覺得和她親密地融合在一起，是一種「靈與慾」的至高無上的享受，仿似滾過全身每個細胞和每根神經末梢皆有快樂的感覺。

俞啟威告訴她，圖書館理員有權旁聽選修課程。於是，她選讀中外文學史及講授文學創作的課程。由於，青島大學標榜學術自由，以致校園內瀰漫著左傾的社會主義思想，反對日本侵略的民族精神教育受到鼓勵，這些學術思想在濟南是受到箝制的。雲鶴所選讀的課程，大多由抱左傾觀點的教授講授，對雲鶴的思想有極大的影響。

興風作浪的新女性

雲鶴雖是選修的旁聽生，但專心聽課，作筆記，在教授的指導下，學習文藝創作，她曾寫一些當時熱情風格的白話詩，和類似「鴛鴦蝴蝶派」的浪漫小說。她甚至寫過一個名叫「誰之罪」

的劇本，描述一個青年左傾份子，為了參加中共地下黨的政治活動，造成母親的死亡、愛人的離去及自己的被捕下獄。

但是，她的這些作品，沒有一件得到指導教授的誇獎，使她洩氣萬分，懷疑自己是否有寫作天賦，懷疑她的作家夢想可能破滅。可是，她是個不輕易認輸的人，為了表現自己，她自不量力地拿出厚臉皮作風，硬要攀登文學領域的高峰，和那些以正規學歷考進大學的同學競爭。例如「西洋文學批評史」與「比較文學」這些課程，不知要超越她的水平多少？她卻硬著頭皮去碰它。

她在艱苦的學習過程中，留給大家一些最鮮明印象的是她喜歡跟別人爭鬥，對小挫折反應過份，得失心看得很重，她常對他人不公平的發脾氣，不懂得禮讓謙虛。她怨恨著名小說作家楊振聲教授「羞辱」她，因他曾批評她的作品結構鬆散，沒有修辭學素養，她懷恨戲劇學教授張永明對她嘲笑，譏笑她是個政治傻瓜。為了報復，她聯合了幾個頑皮的同學向那兩位教授找麻煩，因而，遭到教務長趙太侔的訓斥，列為搗蛋份子。從此，她因禍得福，在校園中大出鋒風，公認是個敢愛敢恨，能興風作浪的新女性。

這時，她的師母俞珊著急了，初先耽心雲鶴跟她丈夫鬧僵之後，水火不容，事態擴大，影響他的教務長職位，後來，經俞啟威的勸解，愛情的魔力化解了她對往日的校長現任教務長趙太侔的怨恨，當然，也紓解了他姐夫的壓力。由於，雲鶴當面向趙太侔道歉，使他深一層了解這位兩度受教的女學生，不只美麗大方，聰明活潑，而

且多才多藝，熱情洋溢，敢作敢為，如果多加指導，在這個亂世裡必有一番成就。於是，對她另眼相看，勉慰有加。雲鶴曉得趙太侔的態度轉變，她就趁機巴結，經常藉故請示教益，進出於教務長的辦公室，一談便是半個小時，外人也不知道在談些什麼？總覺得他們之間已超越了師生應有的分際。

幕天席地野合縱慾

俞珊是位京戲專家，著名的京戲票友，見多識廣，於男女間的感情事兒特別敏感。她對雲鶴過去亂搞男女關係的德性，瞭如指掌，凜於她丈夫往日對年輕妖艷女人有過染指的不良紀錄。她耽心「人小鬼大」的雲鶴會勾引她丈夫，也生怕她丈夫「老牛吃嫩草」，如不防微杜漸，等到在「乾柴烈火」情形下，生米煮成熟飯，她的顏面往那裡擱？丈夫的教務長烏紗帽可能被掀掉。

不能責怪俞珊杞人憂天，在京戲裡許多高高在上的顯赫人物，在感情上卻做出許多不近情理的糗事，如唐明皇「爬灰」，愛上兒媳婦楊玉環，明朝正德皇帝下江南在梅龍鎮，泡上酒家女李鳳姐，宋徽宗假扮商人微服外出，偷偷愛上妓女李師師，清代同治皇帝溜出宮外跟小太監到八大胡同嫖妓，染上了梅毒。至於，尋常百姓人家，老爺子姘上小婢女，姐夫和小姨子勾搭上，搞成「一箭雙鵰」，甚至父女、兄妹、叔嫂亂倫之事，罄竹難書，梨花壓海棠的老少配或師生戀，老不修的人，屈指難計，還被傳為美談。

俞珊為預防雲鶴「雀巢鳩佔」，她機警地來

了一記「釜底抽薪」之計，不動聲色的暗中鼓勵弟弟追求雲鶴。她這一著，正中俞啟威下懷，爾後他不必偷偷摸摸地跟雲鶴幽會，可大大方方進出家門。

俞啟威是中共在青島大學地下黨的宣傳部長，那時節他忙於政治活動，冷落了雲鶴，促使她和其姐夫親近起來。他受到姐姐俞珊的鼓勵，舊情復燃。

如果，趙太侔和俞珊夫婦不在家，俞啟威就帶雲鶴到家中幽會。趙家位在綠葉茂盛的山坡，是一座兩層磚房的別墅，紅瓦、高煙囪、綠漆窗框，站在走廊或窗前，可眺望膠州灣內來往的風帆，這是情侶幽會的好地方。

如果，趙太侔夫婦在家，他倆便外出幽會，曾到市郊的嶗山遠足，嶗山瀕臨黃海，山海相連，最高處為巨峰，俗稱嶗頂，是山東半島的最高峰。登上嶗頂，可遠眺大海，俯瞰青島全市。山上古蹟名勝很多，有太清宮、太平宮、白雲洞、華嚴寺、獅子峰，在三清殿前有一神泉。遊嶗山必飲神泉水，飲了泉水，據說女人可以保顏美容，青春永駐，男子可以延年益壽，精力充沛。青島啤酒能名揚四海，即是以嶗山礦泉水釀製的原故。

他倆都飲了神泉水，又盡興地喝了青島啤酒，心脾俱涼，精神亢奮，似乎有滋陰補陽的神效。啤酒在他倆體內發酵，生理上都起了某種微妙的感受，迫不及待的，將此一山青谷秀，泉流蜿蜒的洞天福地當做了「洞房」，享受了一次和大自然融合的快意與歡暢。於是，俞啟威拋棄了過

去的偏見，認為在蓆夢思床墊上的情調，遠不如幕天席地的縱情「野合」有奇趣，難怪古代的情侶喜歡幽會於「濮上桑間」力是大有道理的。

有時，他倆攜手到海邊，並肩漫步於長達四百四十公尺的棧橋上，欣賞遠海盡頭的落日晚彩，從棧橋北行便可到海濱公園。有一次的仲夏夜，他倆和其他情侶一樣在公園幽會，經過熱烈的擁抱，激情的粘吻後，竟情不自禁地想再度領略在嶗山「野合」的奇趣，他倆在星月做媒證，花葉當帷幕，綠茵作蓆褥，激情地幹起「好事」來。他倆已遺忘了世界，但世界沒有遺忘他倆，被巡邏的警察逮個正著。他倆衣褲不整，狼狽不堪地被帶到警局，經雲鶴滿腮淚痕地苦求，又出示兩人的學生證件，警察網開一面，不以防害風化罪名拘留，改以行為不檢，各罰款三塊錢了事，以後，他倆再也不敢在公園「野合」了。

(未完待續)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捌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